

# 我的三個家

吳越珍

我生長在一個大家庭，有祖母、父母親和八個兄弟姐妹共十二人。祖母是位慈祥的老人，父親和藹可親，母親賢良淑德，兄弟姐妹和睦相處。屋子雖然是擠逼些，但是一家歡樂融融，幸福和諧生活在一起。我的童年是幸福快樂的。

小時候不懂事，我總有自卑感，覺得自己家庭不富有。常常羨慕別的同學們富裕的生活，但長大後才知道自己錯誤的想法，沒有體恤父母親的辛勞。同學們有些兄弟姐妹不多，有些甚至是獨生的，他們的父親賺錢只養育為數不多的家人，而我那偉大的父親一人賺錢，卻要餵養十二張口和供書教學，開支比別人多好幾倍。唔！你說呢？我也是在一個富裕的家庭長大的啊！雖然物質上沒有豐富的享受，但精神上，我是擁有家庭健康和諧幸福的。

知用母校是我第二個家，唐公富言校長，為了傳承中華文化，離鄉別井到越南辦教育，搬遷五回，千辛萬苦去建校（從國內招募資深的老師來教育我們，而日後成為越南優良高等教育的學府）。他的偉大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值得我們欽敬和佩服。

我接受啟蒙教育的學校是『國民小學』，從幼稚園讀到一年班。當要升上二年級時，我家姐見我聰明天資還不錯，就讓我跳班考入知用三年班。入學試雖然通過，但上課時才知到味道。三年班的功課比一年級的教科書多好幾行字，密密麻麻的，一見就頭暈。又要學勺夕冂匚國語注音，又要學用毛筆寫字，當時班主任蘇劍英老師十分嚴格，一不及格就罰留堂。每日驚慌去上課，弄得我這個才七歲的黃毛丫頭拼命去學習，但最終還是跟不上，留班再讀三年班，跳班等於沒有跳。你們說，我是否和蘇老師十分有緣呢？重溫三年級的功課，對於我來說也有好處，上課不用驚慌了，駕輕就熟，成績還不錯呢（一笑）！從此，我自初小升上高小、初中，直到一九六四年高中畢業。我對母校有一顆感恩之心。唐富言校長和傅式梅校長有慈悲之心，常常幫助家境清寒的子弟。雖然家母當年在『聖心小學』做老師，但他們見我家兒女眾多，交學費有困難，所以他們義不容辭地，也待我們如本校教員子弟一般減收學費，深恩永銘記。

二〇〇〇年和家姐吳越容到吳釗漢老師家聚會，當時那兒有很多學兄學姐，十分熱鬧，同時見證了南加州知用校友會的誕生。當天的情景使我有回到家的感覺，校友們就像我那熟悉的兄弟姐妹，自那一刻起，心裏認定南加州知用校友會就是我吳越珍的第三個家。接下來的日子是一連串的校友聚會，直至有一次在晚會席上，沒有留意台上韓國屏學兄的宣佈，而只願和同桌的同班同學交談，突然間台上叫到第廿五屆高中畢業同學，我們便舉手。沒想到，這手一舉事情可大了，原來他們在台上‘呼喚’下一屆的接班人，當時才回過神來，但大家都鼓掌要我們上台接棒，就這樣我做了校友會第三和第四屆的會長。

二〇一九年便是我在南加州知用校友會服務第廿個年頭，我擔任了三屆會長（第三、四和十二屆，時間長達四年），這些年來我見證了校友們對母校的熱情和思念，委員會的成員都有顆赤子之心，不求名利，任勞任怨，默默地耕耘。委員會這棵幼小的樹苗，經過十多年來的悉心栽培，才有如今茁壯的成果。我有幸能夠和各學兄弟姐妹共事，十分感謝各位委員對我的愛護，尤其是支持我舉辦 2013 年的全球聯歡大會，各位與我精誠合作，群策群力，集思廣益，會刊的發行，聯歡晚會的籌備 … 等等，一切辛勞盡在不言中。當晚也得到北加州、德州、加拿大、澳洲雪梨、墨爾本、香港和越南各地校友會的鼎力支持，成群結隊來參加我們的聯歡晚會，美國各州和南加州校友也踴躍參加。我們當初只準備能容納五百人的場地，但當聯絡組一而再，再而三地通知報名人數超過五百、六百、七百、八百時，我們當時暨興奮又擔心，興奮的是校友們的熱情支持，擔心的是場地只能容八百人，有負遲來報名的校友所望。最後，有些委員決定犧牲自己，把位置讓出來以容納多些校友。第十二屆委員會成員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與及無條件地對我的支持和鼓勵，著實令我異常感動，再度在此向你們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校友們熱情踴躍的出席參加是我們委員會的榮耀，如果沒有你們的參加，我們便沒有機會為母校出一份力來為大家建立校友聯誼的平台。

最後我在此呼籲校友們來參加我們委員會的隊伍，我們需要新生一代的接班人，不要讓已經茁壯的樹苗枯萎，而要讓它長得更茂盛，充分展現出知用校友那“**我們都是一家人**”的崇高願景。願母校之明燈照亮世界每一角落的知用人，為你們帶來健康、幸福、快樂和吉祥如意。